

春  
在  
堂  
禱  
文

春在堂襟文三編卷四

德清俞樾

張任庵同年六十壽序

余於道光庚戌成進士前乎此者爲丁未榜後乎此者爲壬子榜是兩榜者內而卿貳外而封疆踵相接也吾榜介其中稍形落寞談者有蜂腰之謂然而同榜諸君子實多奇偉英俊之士其秉心公亮方圓可施者不乏其人蓋以榜運論雖若少遜以人材論固不居丁未壬子後也余頻年僑居吳市霄漢故人日就疏闊而任庵觀察張君適需次江蘇乃余庚戌同年也追惟曲江游

宴之雅迄今二十有九年而君之齒亦既六十矣吳下諸君子與君同官者咸願爲春酒介眉壽而屬余文之以言余既有同歲生之誼而君數十年來政績之卓卓可傳者又惟余粗知其略然則安敢以鄙陋辭哉竊惟吾榜中奇偉英俊者固所不乏而如君者尤余所心折者也君以弱冠遊庠每試輒冠其曹己酉領鄉薦庚戌捷南宮釋褐授山西嵐縣令其地爲隋時樓煩故郡林麓黝樛風俗善良君鳴琴治之不勞而理舊無書院乃集秀艾之士月一試之出奉入所贏爲士子膏火之資每進諸生討論經史兼爲講說宋五子書一時化之若

鮑德之在南陽任延之在武威焉滎陽爲我朝豐沛  
雋都陪京重地君以首善之邦宜先清犴罔以昭

聖世時雍之化維時簿書填委積至二百餘事君於一  
年之內掃而空之疑獄數事立與平反父老歎爲霹靂  
手相國倭文端公方兼尹事以之上聞

聖書褒美

焉及其牧甯遠州也有姚氏者以季父與兄之子訟紛  
拏不解垂十年矣君曰父子無獄兄弟之子猶子也反  
復開導各流涕而去昔韓延壽治昆弟之獄閉閤自咎  
梁彥光治母子之獄使觀韓伯俞像所謂以德化民者  
歟甯遠古柳城也實爲夷庚孔道往來之衝君下車之

始四郊多壘東則義州西則永平府皆以民變戕官圍城而烏夷之內犯者飛艦巨艦雲集乎其南大盜李鳳奎聚黨萬人羈馘蠶絜乎其北君親率搏力勾卒禦之四竟禽殘翦僭綏綏有眾故雖寇在其垣而民不知兵沈鋒靜析遂以無事緬維中興以來朝廷旁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凡有守一城捍一邑俾封狐雉不薦食我黎甿者輒不次用之往往以守令之官超擢監司甚或總十連而督八州赫然居都府之重若君之在甯遠其龍驤鳳矯之略抱冰握火之誠亦豈有憚勞而依流平進曾無超躐之兆何也得無庚戌榜運實有以

使之然乎然君之居憂而僑廩於晉也今相國香巖英  
公方爲晉撫實奉 大廷密諭以君性情樸實勇於任  
事直量加委任漢丙吉所謂朝廷已知弱翁治行者不  
以此徵之乎英公命君佐理團練之事豫寇疊犯茅津  
以備嚴不得渡君與有力焉及其來江蘇也先擣行丹  
陽縣事丹陽爲賊踞最久收復之後彫劫尤甚君招集  
流亡開墾田畝餓者予之糜呱者予之乳開橫舍以課  
士修祠宇以祀神辭訟以平賦役以均良善者右之暴  
亂猶犯令者嚴治之丹陽大治時曾文正公及今相國  
合肥李公皆大獎異曰佳乎吏也乃使之宰吳縣吳縣

漕糧甲天下輸納者舊有大小戶之分君一律徵收無所偏施創設恤孤堂凡幼而無父者鞠養之教之讀書教之技藝又設官醫局庀瘍皆造焉他如平江書院及昭忠祠節烈祠以及韋白周況之祠諸載在祀典者繕完葺之百廢咸舉而其所以爲治者悉與丹陽同吳縣亦大治積優成陟報最於朝詔以知府用加道銜焉君恂恂儒雅雖任繁劇不廢丹鉛所著有鑑古齋稿仕學類編臨民隨筆諸書蓋學古入官之君子也諸公子稟承家學咸克有聞於時而其長君以孝廉方正徵砥學勵行尤爲鄉里推重其第三子中書君以癸酉舉

人成甲戌進士適與君之以酉戌聯捷若合符節士林  
艷稱之哲配吳夫人事舅姑以孝治家以儉且勤長君  
二歲其生辰後君一月一以仲春一以季春桑弧繡幌  
後先暉映時和氣晚草長鶯飛於以祝延齡而慶多祉  
不亦美歟余切人不媚不爲浮詞惟願君康強逢吉眉  
壽無疆異時治績彰著 天子用漢廷黃霸故事徵  
拜三公使海內知庚戌榜中固多奇偉英俊之士而爲  
談榜運耆一雪此言也則余雖跼伏田野與有榮施矣  
吳母張太夫人八十壽序

光緒建元之四年太歲在著雍攝提格子健大中丞以



壽母張太夫人行年七十有九乃卜正月之吉於吳中  
節署預稱八節之觴禮也其時游列戟之門登戲綵之  
堂者莫不袞鞞鞠臙奉觴而雅拜善頌善禱華藻雲飛  
誦竊窈德象之篇寓眉黎臺貽之祝於是吳下搢紳先  
生及四方士仁之來游於吳者咸就懋而謀俾獻一言  
以侑兕觥以祈黃耇然樾西浙之鄙儒也聞見偏隘語  
言樸陋奚足以焜綠純而耀彤管哉旣而思之伯陽父  
有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昔歲太夫人七十生辰中丞  
方官京師將乞壽言於輦下諸君子太夫人貽書戒之  
曰余生平無他長恭儉勤慎至老不渝但當紀實無取

諛詞然則獻言於太夫人者豈必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喬嶠煌煌以瓌璋連玆爲能哉亦紀其實而已矣竊嘗  
三復太夫人之嘉言懿行爲之淵乎深思而不禁有感  
於孟子之言所謂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斯言也爲傳說諸人言之似非閨門之內婦德  
母儀所可比擬然事雖不類而理則相同方太夫人之  
歸贈光祿公也婉嫕淑慎不愆於儀其事贈公也莊以  
敬其事祝夫人也柔以恪凡女君所有事者率以身任  
之上而營蘋蘩行潦之薦下而具秋韭冬菁之饌蠶箔  
稱穗焉鍼管線績焉尊者之廁窻兒童之襦褌煩擱之

肝飾之未嘗以倦飢告當中丞之始生也因積勞故乳  
漣不繼煮米作糜搗粉爲餌以止稠饑中丞少時有伏  
瘕之疾職是故也卽是以徵而太夫人之黽勉有無不  
遑寢饋可以想見矣夫來仲往屈者義易之微言也前  
沈後揚者越書之精語也人徒見太夫人之緜福絝齡  
增榮益譽從而詠歎之歌舞之而不知數十年來動心  
忍性如此其勤恁也其在太元曰蒼木維流厥美可以  
達于苞瓜蓋造物者不妄以福澤予人雖聖賢君相必  
先使閱歷艱難然後錫之以多福故孟子所嘗爲千古  
不易之論事有大小其揆一也以太夫人之令德又克

勸於厥職祥源福緒積愈厚而流愈光中丞起而承之  
宜其金榦玉楨倜然不可及矣當中丞爲諸生時已負  
文武幹濟咸豐八年粵寇犯固始闢其賊中丞佐邑令  
張公力求捍禦之法芻以鐵鑠縱礮而昇之又穴淺塹  
實壘鑄瓶甌以傾之備梯備突悉如古法三閱月而圍  
解一時翕然稱知兵焉旋舉於鄉至庚申而成進士以  
朝考第一人入詞館羣公卿士咸知中丞以文通而  
兼武達俄有詔使從團練大臣毛公治兵於中州敵  
于敕甲鳩然成軍轉戰陳宋汝息之間稜威首塗多壘  
雲徹麾城漸邑若振槁若撥蠶其受主知而磨大

任基此矣

天子疇咨海內並建豪英冀得非常之

人以副不次之遇中丞乃由翰林學士拜湖南布政使  
登文石之陞涉赤墀之塗

兩宮皇太后召對垂

詢太夫人年齒并問汝母同行否拳拳慰問恩意有加  
方之古人所謂馮親入舍荀母從官未足喻此榮遇也  
屏藩南楚未逾再稔而拜鄂撫之 命一歲三遷由鄂  
而皖由皖而蘇節鉞所臨奉慈輿而俱至太夫人安神  
閨房之內優游北堂之上頤性養壽有睟其容猶以爲  
清福者造物所忌深有味乎魯敬姜之言君子能勞後  
世有繼是故貴而勤富而儉持盈以約處泰而謙夕惕

若黃不敢自暇自逸則太夫人之恭儉勤慎至老不渝  
信而有徵矣中丞之爲湘藩也湘中莠民羣聚爲亂太  
夫人謂天地好生 朝廷仁愛命中丞繫散其黨毋多  
戮一言省刑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及來江蘇適江  
北州縣有荒於旱者饑民就食南來太夫人出已貲助  
施粥又命中丞捐貲爲僚屬先集銀盈萬資遣北歸嘗  
讀後漢書崔寔傳寔母有淑德博覽書傳常訓以臨民  
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功焉以太夫人方之亦何愧乎當  
百卉含葩之始爲八十常珍之慶太夫人御貂裘扶鳩  
杖拜綠純黃玉之 誥而羅金罍玉觴之奉樾以年

家子拜宣文君堂下不敢以風語華言瀆陳清聽敬體  
太夫人雅意紀實而陳之且推本其所以致此之由皆  
所謂切人不媚者太夫人聞之或亦听然而笑不以尋  
常聲幌之詞屏之乎

其二 爲文漕帥作

昔後漢馮勤之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謂諸王曰  
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又宋王禹偁母嘗至禁中賜寶冠  
霞帔問所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義長則訓以詩書  
太宗歎曰孟母也此二母者皆以生有賢子名動九重  
天語褒嘉流傳史策豈非笄珈之至榮闈門之盛事歟

乃今又於吳母張太夫人見之方子健中丞之官翰林也  
兩宮皇太后召見問母年歲又問精神如何  
及開藩南楚又承 垂問汝母同行與否 兩

宮皇太后加意大臣之母拳拳慰勞恩禮有如此固

聖朝孝治天下之至意而非太夫人之賢其何以膺  
多祉而承異數歟太夫人之教子一以詩書禮義爲主  
而今歲七旬晉九開第八艷又適與馮母年歲相符春  
日載陽風和氣晚吳下諸君子瞻慈姥之峰拜宣文之  
坐咸願作爲詩文博太夫人之一笑珠零錦燦華藻雲  
飛而屬文彬爲乘韋之先文彬以一江之隔未克登堂



拜母然同官爲寮式瞻清懿敢不揚扃而陳之惟太夫人以清門淑質及笄而歸贈光祿公漪園先生小心翼翼受命不遷事贈公及祝夫人前後五十餘年莊以敬和以順撫嫡諸子推燥居溼咽苦吐甘與所生無異佐理家政上而春秋魚菽之薦下而晨昏并日之事無一不身任其勞數十年中未嘗一日坐而嬉也當中丞之生也太夫人方佐贈公暨祝夫人治先人大事千緒萬端寢饋不遑焦肝灼肺乳湮告竭乃煮糜粥和餵餌粉資以就口食食而不化結痛在腹厥病爲伏瘕太夫人曰是脾病也脾之言裨宜用良藥裨益之十齡以外乃

始有瘳卽此一端而太夫人之勤於所職具見矣傳有  
之賢者急病而讓夷詩有之恩斯勤斯育子之閱斯可  
爲太夫人誦焉嘗撫中丞而勉之曰吾先後生子三惟  
汝獨存而幼極羸弱今幸成立宜守身自愛勿忝所生  
中丞稟承慈訓益劬於學玉楨金榦大顯於時自爲諸  
生時已卓然有聞矣咸豐七年固始大饑謂中丞曰先  
公在日與祝夫人俱好施與冬寒則衣之衣吾手初也  
夏暑則藥之藥吾手丸也今饑孳相望其何以承先志  
哉中丞奉命乃謀於同人用黔敖故事爲粥於路以食  
餓者其明年有寇自毫來圍其邑激矢直飛礮石雷駭

十有九日烽火燭天太夫人在危城中處之夷然命中  
丞與諸兄率族人以登陴助以勿怠慰以勿恐是歲之  
秋粵寇又大至長圍外合潛隧內攻木石將盡樵蘇俱  
困中丞與於守城之事用墨子備梯突蛾附之法佐邑  
令張公捍禦強寇無晝無夜棲止敵樓偶一歸省起居  
太夫人必詳問賊勢盛衰及戰守機宜其後賊穴地發  
機火烈具舉城東南隅陷焉用木石楹柱之危於累卵  
太夫人陽陽如平時曰是有命也自冬至春三關月而  
圍始解中丞經文緯武之略於此可見一斑而太夫人  
之深識定力亦迥非恆情所可企矣中丞旋舉於鄉至

庚申而成進士  
初考第一人入詞館  
廷議推重

有禁中頗受之譽  
詔隨團練大臣  
以持力句卒

之法保衛御一詞  
崎嶇戎馬轉戰於陳宋汝息間屢

瀕于危太夫人  
嘗舉霍票姚何以家爲

之語爲中丞勸  
卅年  
卅纒露沐不遑啟處麾城擻邑

掃清逋殘中丞  
主知膺大任蓋始基於此矣

故雖以嚴徐  
備文學侍從之選  
天子知

其才可大用  
試之屏藩之任於是有湖南布政使之

命踰年而撫鄂俄自鄂而撫皖又自皖而撫蘇  
國

家以翰苑爲儲才之地東垣上相西垣上將咸隸文昌

然出承明而膺節鉞一歲三遷未有如中丞之速者也  
太夫人安車就養侯福貞貞規筴榘模遇事垂範方中  
丞之莅湘也湘中莠民麇集爲亂太夫人曰天心仁愛  
宜仰體 聖慈俾就解散及中丞來蘇適奉 朝命

籌議海防太夫人曰爲政當持大體勿遷就目前留貽  
後患此其所見度越尋常豈僅丸熊畫荻之妾妾者乎  
去年江北州縣有荒於旱者饑民就食而南太夫人出  
貲千緡以助施粥今年又命中丞捐貲爲倡集金巨萬  
遣送北歸語曰仁者壽宜太夫人之縵福緝齡虹洞無  
厓也方今 天子敬奉 兩宮蒸蒸日上孝推恩

於大臣之母有加無已太夫人年登耄耋神明不衰異  
日以百齡壽母恭逢 慶典嘉錫使蕃優禮隆密視

前所稱馮勤王禹偁之母必有大過之者文彬幸與中  
丞同官當得與聞其盛也

其三 爲沈制府作

光緒建元之四載 天子方敬奉 兩宮皇太

后璫輿彩仗鳴玉慈庭尊履蒸蒸奉承洪業於是蒼烏  
見而延嘉生織女明而鉤鈐耀一時士大夫家咸有眉  
黎之壽母祥流喜洽雲蒸川增益非徒 聖世之祥

實亦 兩宮皇太后曼福緝齡之兆也方春始和

溫氣應節百卉含葩萬物棣通大中丞子健吳公於三  
吳節署爲尊慈張太夫人稱八豔之觴蓋是歲太夫人  
行年七十有九矣古者奉觴上壽非有常期以歲之正  
以月之令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禮也吳中諸君子莫不  
披華啟秀傾液漱芳以將其善頌善禱之意而屬葆楨  
以一言爲乘韋之先雖然玉笈金箱之記翠嫵元扈之  
冊固有識者所嗤鄙豈足以陳於宣文君之前哉往歲  
太夫人行年七十中丞方官京師徵文於其僚友太夫  
人戒之曰余生平無他長惟恭儉勤慎至老不渝但當  
紀實無取諛詞竊敬體此意卽以太夫人之言爲太夫

人壽徵之壺史考其大端屏浮詞而紀實事惟太夫人之歸贈光祿公漪園先生也堂上固具慶饘醢酒醴佐女君而敬進之請漱請斝必以其時其事贈公也莊姝而禮其事祝夫人也淑嫵而和數十年中無纖芥之失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於斯覘之矣此太夫人之恭且慎也嘗訓中丞曰自汝曾祖以來蟬冕交映台衮相襲凡四世矣語有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宜戒子孫毋蹈世族奢淫之習故其生平務以節儉爲家人表率一衣一帔非敝不易雖副笄六珈象服是宜然所與婁者往往猶微時笥中物也此太夫人之儉也贈公以名翰林官



西曹陳情歸養絕意仕進終身以泉石自娛不屑屑於  
家人生產而祝夫人又體弱善病故家政無巨細悉委  
之太夫人井曰焉刀尺焉節羹則粥以祀先人衽衽鞵  
戲以撫諸子有無鼠敏朝斯夕斯當中丞之生也以積  
勞故乳湏竭焉爲粥糜以飲之和饌餌粉資以食之其  
勤恁可想矣近歲以來安神閨房之內優游北堂之上  
宜乎頤性養壽與物爲春而太夫人顧有味乎魯敬姜  
之言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無日不進諸孫而恣慢之  
曰清福者造物所忌自暇自逸非吾所敢出也此太夫  
人之勤也夫恭慎若彼儉且勤若此太夫人所自道者



江北州縣有荒於旱者流民就食渡江而南萍浮蓬轉  
不遑啟處太夫人命中丞捐俸錢爲僚友倡而又出己  
貲助之用齊黔敖故事爲粥於路以食餓者春和氣晚  
遂予以資糧扉屨使得扶老攜幼繼負而歸履縷之氓  
謳吟盛德厥聲載路是太夫人之治家儉而惠下仁也  
中丞出方雅之族負文武榦濟而又稟太夫人之教故  
能蜚英騰茂大顯於時由翰林起家數歷中外出承明  
之廬而卽受方牧之任未逾再稔遂授節鉞當其登文  
石之陞涉赤墀之塗

兩宮皇太后召對詢及太

夫人年齒精神雖古人所謂馮親入舍荀母從官不是

過也此固中丞之立身揚名自顯其親而太夫人之令德獲報於天亦至優且渥矣自此以往康強逢吉眉壽無疆以德門之壽母爲

熙朝之人瑞增始昌而永

極長葆楨幸與中丞同官江南與聞盛事而爲官守所拘未克登堂上壽謹獻此言以侑春酒而祝臺萊與太夫人但求紀實無爲浮詞之雅意庶幾其有合乎

其四

爲許信臣前輩作

昔在道光中葉乃釗奉使中州典司學校行部申息閒踰春風之嶺登修竹之臺其地慆朗其人威紆文物之盛甲於兩河而固始吳氏尤爲衣冠著姓蟬冕交映白

衮相襲於其時識今大中丞子健吳公焉玉質金相英  
髦秀達懷文抱質鷹揚其體望而知爲當代之名人魁  
士矣光緒之初中丞移安徽之節來撫三吳下車逾年  
適江北州縣有荒於旱者屢縷之氓就食南來流飄千  
里道盡途殫扶老攜幼不遑版處中丞以太夫人命捐  
廉俸爲僚友倡而太夫人又出已貲以益之體粥焉襁  
席焉資糧屣屣焉俾萍浮蓬轉之人隱隱得所時和氣  
旣禔負而歸於是塗懼里忭咸舍和而頌太夫人之德  
曰是殆所謂天布者乎昔罕樂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  
德遐紀宜太夫人之登壽車行福塗翔磯集蝦虹洞無

臣矣乃釗作而言曰諸君子但知其一未知其詳也乃釗幸得在通家之列蓋嘗讀其壺史而知太夫人富仁寵義裳信衣忠有非尋常婦德所能及者請揚挖而陳之太夫人之歸贈公漪園先生也佐祝夫人庀家政剖豪析芒巨細咸舉撫嫡諸子推燥居溼擁樹之舖啜之與所出無異中丞之生也太夫人以疲羸券餽乳不流漣乃煮米使糜爛和餌蝨之屬黏敷而食之中丞齟齬之歲恆有癥瘕之疾職是故也贈公及祝夫人晚年多病稱藥量水出入扶持惟太夫人是賴常有味乎敬羨勞逸之言故雖中年以後可以少休而矍矍然不敢自

暇自逸聚諸孫而課之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者一日之閒三致意焉嘗粵寇之犯固始也中丞以諸生從縣令張公守城外則隆衝以攻內則渠檐以守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於樓上焚杆燒撥屋瓦皆飛太夫人處之夷然曰是有命也其雅達而聰哲爲何如歟中丞旣成進士入詞林 朝議以其兼有隨陸之文絳灌之武爰命從團練大臣毛公治兵中州由是繼風沐雨轉戰陳宋汝息閒免起鳧舉若奉漏甕而沃燧釜太夫人勉以戮力王事無以家爲念用能禽渠翦獍所至有功昔唐畢誠以學士召對論列破羌之狀懿宗大悅謂不期

頗牧在吾禁署中丞以詞臣躬履行閒視古人有過之  
矣 天子知其才可大用由翰林學士拜湖南布政  
使未再稔遂授節鉞由鄂而皖而蘇一歲三遷爲人臣  
希有之遇其始赴湖南也 兩宮皇太后召對便

殿問太夫人年歲精力又問汝母同行否拳拳之意厚  
地隆天非太夫人之賢其何以副此異數乎竊嘗聞於  
中丞而得二事焉其官湘藩時適湘中有莠民煽亂或  
議禽獮而草薶之太夫人曰毋 朝廷寬大若剿殄  
無遺非所以副德意也其解散之便此太夫人之仁也  
及中丞甫至江蘇奉 命籌議海防維時風車火檄之



民屬集於內地持羈縻之議者率多依阿其閒太夫人曰毋爲政宜持大體若過於遷就何以善其後乎此又太夫人之智也仁且智是謂賢矣太夫人之賢如此宜其享大年而受多祉仁者之壽智者之樂備集於一身也歲在著雍攝提格太夫人行年七十有九矣中丞乃於節署稱觴預慶八艷禮也古者奉觴上壽非有常期以歲之正以月之令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吳下士大夫登戟門而拜狨座咸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此盛世之休亦三吳之慶也以瓌璋連狝之辭萬眉黎臺駘之頌星稠綺合瓌瓏其聲極文章之大觀矣惟是往

歲太夫人七十生辰中丞徵詩文爲壽太夫人戒以但當紀實毋爲詼詞然則辭宏意淺飛蓬不賓雖復舍跨劉郭陵轢潘左豈太夫人所樂聞哉乃釗幸與中丞有一日之雅獲聞太夫人珍禪懿鑠之行知其上承聖朝恩命而下詒令子賢孫無疆之休者固自有在謹舉其大端著於篇若夫閨門之瑣節犖旣之恆詞固不足以陳於前矣

譚序初觀察五十壽序

代吳子健中丞作

徐州古彭城也地形便利人民勇悍爲南北之襟要而秦漢以來用武之地昔東坡守徐州上言其地三面被

山其城三面阻水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是以項羽旣入關而還都彭城魏太武以三十萬眾攻彭城不能下其險要可知矣自宋至今又數百年而山川風俗未改於昔 國家特設徐州道一員轄郵宿銅豐桃源諸州縣而駐徐州於以蔽遮江淮聯絡梁宋固視他路尤要哉光緒四年徐州道缺員制府沈公與元炳合言於 朝請以蘇州府知府序初譚君權攝是職誠以除暴安良整紛剔蠹非得開達理幹綜事精良如君者不能勝任而愉快也君以銅虎符權觀察使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一道福星行有日矣而是歲二月

其日壬辰爲君五十初度同官諸君子咸願以一尊爲  
壽而屬元炳爲揚解之言元炳幸與君周旋雅知其治  
行詎固不得而辭然而祝嘏之浮詞非君所樂聞亦非  
鄙人所屑爲也請爲諸君子微其實君於己未歲登賢  
書壬戌歲成進士旋膺清華之選以文學備侍從羣公  
卿士咸器重之在翰林時已負重望內制外制諸文半  
出其手玉堂清要之職擇人而任君久於其事學士院  
咨報中書樞密多所裁定京兆之試兩充分校官所得  
皆知名士俄行取江西道監察御史 天子知君之  
才命督理五城街道兼巡視中城於是奏改爐房銀市

章程以杜積弊又鑒於唐代回紇之留京師者創造邸第或伏甲其中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乃申明先王荒服之制嚴戎夏之辨而峻出入之防有輸金幣欲易地一區者力持不可方是時君猶爲京朝官而風采隱然孔愉公才丁潭公望已兼而有之矣元炳雖與君同官京師然以從戎中州方轉戰於陳宋汝息之郊崎嶇戎馬不遑寢慮以故相從之日較淺及奉

命撫吳而

君適以臺諫出守南蘭陵於是其風政修明卓然比美於古之龔汲張杜者乃有以得其詳矣君之治郡也令則行禁則止法之所及如百體之從心綱維補緝隨宜

經理完殘奮怯皆有條次仁如春陽威如秋霜銅斗鐵  
尺市不豫賈常州所屬有馬蹟山者嶴嶼緜邈林麓黝  
條時出田豕殘民禾稼君躬履其地搜原剔藪籠山絡  
野青厓白獫聚而殲旃殆所稱亂羊永除害馬長息者  
乎怯篋發匱之盜每於歲暮踰人牆垣竊人金玉蚤索  
雖有沈命之法莫之能禁君嚴定相保相受之令每十  
家輒使縣一鐙萬喧沈寂之時蠟煙如燄照耀街衢宵  
人望而裹足比戶晏然大足生驚毘陵之民至今稱焉  
及移守姑蘇政如其舊而益之以沈毅之力以吳下爲  
繁華淵藪女閩三百相沿成俗乃痛治之娼婆婦馭有

犯必懲又以市所用錢不如律令斑駁黑澀風飄水浮  
乃稽大農成式每一錢以重二銖八十有八黍爲率著  
爲金布令甲罔敢踰焉至於海外腐腸之藥流毒中國  
逐臭之夫趨之若鶩通闐帶闐之間桑戶椳樞蓮條葦  
席抽簪招熒熒相望談者比之崑山之鬼市藏垢納  
汗無所不有不軌之徒麇集其中君尤惡之有厲禁焉  
昔元公治周設萍氏以禁酒況其弊百倍於酒者乎首  
匿知從之律正宜施於此矣大都君之爲政有冬抱冰  
夏握火之誠有石不奪堅丹不奪赤之志故始雖羣情  
疑殆噴有煩言終能析愿禁悍化鴟爲鳳其聽獄訟高

坐堂皇縱民觀聽苞苴竿牘不敢入其門左右便辟不能食其意下車未及再稔而走卒兒童謳吟德政若廉州之歌頗有道澶州之頌韓大中矣漢時二千石有治理輒以掣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之吏治比隆三代方今

天子勤求上理加惠黎元君起家詞臣出而典郡政平訟理積優成陟丙吉所謂朝廷已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者可計日而待彭城之行爲之兆也君精神淵著家門鼎盛諸公子金友玉昆後先輝映其長君已官農部矣春日載陽氣和時晚爲春酒以介眉壽三吳父老咸



懷去思而黃樓之下歌來暮矣不才忝持使節深幸與君同官得以相助爲理也因臚舉君之善政而著於篇以自附於古朋友見善相告之義視彼祝嘏之浮詞庶有異乎

嚴母王太淑人八十壽序

代錢湘吟同年作

詩大雅既醉之八章曰釐爾女士鄭康成以女士爲女而有士行者又繼之曰從以孫子康成謂生賢知子孫以隨之然則子孫之賢且知固由祖若父之積善餘慶而亦由於其母之賢於詩固有明徵矣雖然斯干不云乎女子之生惟酒食是議而已厯觀諸史自東漢而後

必有列女一傳其中所載或以節著或以才見要皆女之行非士之行也女而有士行者自漢至今不多見乃今見之於嚴母王太淑人婺源王氏固右族也其大父蕤亭先生父竹嶼先生敷歷中外光名滿天下太淑人在室時明詩習禮淑慎其儀年十八歸某甫先生當是時嚴氏號素封靡衣鮮食家訾累數巨萬太淑人從容言於君姑蔡太恭人曰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善逸身者不殖盜積德以貽子孫乎新婦匱中有敬信錄一書惟大人留意焉蔡太恭人從其言寒者衣之病者藥之物故者棺之嫠無依者矜之行十數年不倦其在周

易坤爲吝嗇然則吝嗇固坤德之常也太淑人始來歸已宅心潭粹若此有古鍾離子葉陽子之風所謂女而有士行者非歟最大淑人數十年重名義輕貨財實於此乎肇之某甫先生以郡丞官滇中遷太守陟監司至輒有聲而所官多瘠土奉入不足仍取給於家先業耗焉殆古所稱以久宦減其產者甲午歲以昭慶府同知駐大關是歲其地大侵民匱於食剝榆掘草煮木爲酪先生出白金四千兩振之謀於太淑人無難色焉嘗以轉運滇銅入京道出於蜀蜀江之險甲天下雷响電激下五上百泐帆摧樁日或數見有善士李君募人鑿石

剗險爲夷請於先生願得兼金五百以助厥役適有以  
翡翠條脫求售者問其直亦五百先生曰吾橐所齎五  
百金耳購此乎快彼乎太淑人曰是不待再計而決者  
也臂支腕約非吾所須卽傳之子孫亦一玩物而已若  
助彼善舉釋艱卽安使行者享無窮之利不亦美乎先  
生欣然從之及知順甯府也有土司無嗣議旁襲權在  
郡守有奇爲後者識寶而來南金北毳灌漉滿前峻卻  
之太淑人喜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  
懷君之謂矣先生之疾且篤也太淑人爲文籲天請以  
身代刺十指出血書而焚之竟無效身後蕭然敗瓊弊

席無銖金寸錦之儲且嘗以公事假用官錢二千餘緡  
太淑人曰吾夫子生平以清節自勵不負民可負國  
乎凡親故賄賂承舍之物悉出以償官猶不足斥買衣  
飾以濟之可謂儻然不滓者矣歸自滇而道梗遂留於  
黔五五既畢其少子某甫太守故畱黔奉母者由丞遷  
令琴鶴所至奉版輿以臨之風政修明流愛於人母教  
也以邊地無良醫親製藥餌以施病者歲活無算民尤  
感之壬戌之秋攝郎岱同知而寇大至長圍外台彤珠  
星流太淑人惟勉以效死勿去城竟獲全用是功晉二  
千石俄由思州移知石阡府所屬荆竹園乃莽曠之野

昧莫之垌固萑蒲淵藪也乙丑夏五賊乘間突至謀者  
應之城遂陷太守巷戰戕焉太淑人聞變急命戚獲輩  
抱其孫及孫女三人踰垣出匿民舍而自率子婦及兩  
女投荷池中水淺不死賊去僕媪咸集出之池中是時  
仲子緇生同年適請假在籍聞難奔赴而太淑人已由  
大江東下遇於漢奉之歸歸里數年患暴痢甚劇其幼  
女割肱肉和藥以進翌日乃瘳而女俄以微疾卒其事  
始顯同鄉士大夫之宦京師者請於 朝旌其閭烏頭  
綽楔一如故事太淑人雖甚痛之然曰吾子死忠吾女  
死孝爲老人光榮不已多乎其中女歸沈仲復廉訪爲

繼室太淑人謂諸子曰汝父五路棘闈不獲一歌鹿鳴之詩心豔玉堂如在天上今一子藏翰林一女嫁翰林亦足慰先人地下矣緇生同年奉北堂之訓居鄉惟以行善爲樂嘗賑飢民七萬有奇誓於神無秒忽之私創建書院於青溪俾秀艾之士諷誦相靡命曰立志繩樞甕臠中鬻倪媪多棄不育會集同志與之乳與之餼命曰保嬰而其尤善者在革樣盤樣盤者縣官收漕之時盛米於盤呈盤於官驗米質也相沿既久吏緣爲姦樣米不反於民樣盤日大於舊緇生力言於大府革除之此一事也尤爲太淑人所喜云丁丑戊寅開晉豫大

無長君伯雅太守奉合肥相國之命設賑局於滬得金  
十二萬兩有奇太淑人喜見顏色謂饑色饑顏得此續  
命與爾弟之革樣盤同一功德也蓋太淑人好施樂善  
老而不衰殆其天性然乎反坤性之吝嗇而爲乾德之  
普施所謂女有士行者至此益信則其子若孫之多而  
且賢正詩人所謂從以孫子者又曷怪焉自幼工書畫  
嫺吟咏著有寫韻樓詩鈔今年四月爲太淑人八十壽  
神明不衰人有求詩畫者猶能應之寶廉幸與緇生同  
年敬獻此言明太淑人爲當代之女士於以奉春酒而  
祝眉黎庶有異於尋常擊祝之詞乎



何竹君八十壽序

余昔嘗服膺馬少游之言乘下澤車騎款段馬稱鄉里  
善人以爲士能若是亦庶幾守約而居沖者矣雖然余  
猶惜其抱雌節而不知所以恢之也夫鞠躬履方者縟  
細之操也意行如天者孔德之容也苟徒鋌然不滿鞫  
錄疾力而已亦何足以稱天布哉若竹君封翁則不然  
何氏在徽固名宗望姓也自其五世祖時由歙而遷於  
杭以西湖山水甲天下遂占籍焉越至於君若文中子  
之家銅川六世矣君之生前及香山居士識之無二字  
之月靈椿之蔭霰然積謝逾數月祖己之節又廢而不

舉君貌焉始孩易羅紉繡被而麻之尊慈任太夫人停  
辛儲苦是捐是育山扶扶赤子以至於羈貫成童嗜其  
憊矣當是時家已中落昔也陶白程羅今也樵蘇弗繼  
君之初意亦息枕經藉書閉廬精誦登文詞雅麗科爲  
門戶光旣而喟然曰瓶之罄兮惟罍之恥吾母缺然無  
甘旨之奉尙侈談青紫哉日月逝矣歲不吾與雖微毛  
生奉檄之望敢忘仲氏負米之義乃棄詩書習會計微  
人故多以禹筮起家者握亭戶鹽籩其家與千戶侯等  
君亦從事其閒器幹恢張綜理微密鼠尾之帳騎零之  
錢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而性至孝以所業在城中太夫

人猶居江干每數日必一省視雖自風怪雨霖霖變變  
識濡袍裘亦不爲止及後家稍裕乃卜宅於城奉版輿  
而安居焉太夫人有洞世寒中之疾厥病在脾君左右  
扶將中裨廁踰身自浣滌孝乎惟孝君之謂矣枯魚銜  
索忽如過隙蓼莪之詩潛焉而不能讀乃以太夫人一  
生苦節籲於大吏而聞於朝綽楔烏頭旌於其門一如  
律令君乃感且泣曰 帝有恩言榮及泉壤吾母有  
知其亦當含笑乎蓋內行之篤有如此者自奉甚嗇  
無舊蓄樵無新衣疏帳縹被帶粲而袂列一日再食尤  
爲清省三七五卯苔菜而已然不速客至則縹醪之酒

雕胡之飯鷲膾鴈羹金鑿玉膾可啣嗟而辨也以故坐  
上客滿有孔北海之風君又輕財賄重然諾凡三黨之  
戚以緩急告者罔弗應其或半面之交一日之雅有所  
稱貸貧不能償君笑而語之曰孟嘗燔契彼何人哉焚  
如棄如拉襪摧燒之傳別書契不足復道也性不佞佛  
而時就福庭寶地設伊蒲精饌方袍之侶咸飲食之食  
堂齊肅器鉢無聲錫影瓶光與梵筵香飯交相暉映君  
顧而樂之蓋好施樂善天性然也夫劉勝寒蟬古人所  
笑君門內之行芥然清皓而其出與人交際則又磔落  
炳煥卓公寬中文饒洪量兼而有之所謂和調而不緣

溪盜而不苛者乎以視馬少游所稱方茲褊矣天降雄  
彥萃于一門其長君承父業操贏制餘有加於昔其第  
三子則以一黷之僞有聞於時今爲校官秉鐸安吉雒  
誦之孫斑連續膝符王氏三珠之數君年逾大耋神明  
不衰今歲九月癸巳爲君八秩懸弧之期以簪茱泛菊  
之辰爲雪藕冰桃之宴老圃秋容黃花晚節可爲君賦  
之矣所願頤神保年康強逢吉由是而至期頤以百歲  
翁爲  
熙朝人瑞曼齡駢福垂耀憶軫此日所歌乃  
衛武公八十之詩以爲賓之初筵可也

譚文卿中丞六十壽序

光緒四年秋八月 詔以陝西巡撫譚公爲浙江巡

撫故事巡撫必兼兵部侍郎銜至是部臣以請命加兵  
部尙書銜異數也公由陝入覲 兩宮皇太后召

見撤簾垂問眷注良厚并以公在陝積有卽墨大夫之  
毀 諭以疆吏行事朝廷悉知勉盡乃心毋畏多口

公親承 玉音感激流涕是歲十一月丙午朔越三

日戊申公在浙江行省拜受巡撫之章蓋自同治七年  
由杭州太守遷河南廉訪使者以去至是十有一年矣  
僚采賀於庭商旅歌於市屢縷之氓怵於野咸曰吾公  
來乎其明年氣調時豫田蠶畢登粟滿於簞絲滿於筐

而公猶以時事方躋滿則慮慙劔劔如畏不敢自暇逸  
又明年是爲昭陽大芒落之歲公行年六十矣時官浙  
中者多飛翰聘藻之人咸思進一言爲壽公曰嘻今何  
時乎鐵峴虵洲阻絕聲教 朝廷旰食宵衣乾乾若惕  
封疆之臣引咎不遑敢言慶乎於是僚吏震懾莫敢以  
詩文獻者德清民俞樾舊史氏也麤習紀載之文方受  
公書幣主詁經精舍講席乃盱衡而言曰昔王襄益州  
刺史耳非有茂績殊勛可以耀玉牒而勒金策也而王  
子淵爲作四子講德論以稱頌其美中和樂職之篇至  
今傳焉况龍文虎武智名勇功如我公者而過豐樂之

樓登有美之堂寂寂無頌聲公則一謙而四益矣吾儕  
誼譎得無爲王子淵所笑乎夫瓌璋連牴以卮言爲曼  
行誠非公之所樂聞也然兩浙之閒戶受覆燾心歌腹  
詠又非公之所得而禁也樾切人不媚請爲公言其大  
者當

穆宗御極之初朝政清明

宮府無閒而

不得志之士意有所缺望輒以危言媒孽其閒舉朝猶  
猶與與未有所決公密疏於朝言深辭篤黑白分明

下析羣疑上同

天聽論者謂當時事勢正猶成王

冲幼周召夾輔宏濟艱難小有搖動事未可知公從容  
風議於文石之陛赤墀之塗不待風雷之警克協遇雨



之吉任賢勿貳光啟中興此公之功在 廟社也

同治十年公開藩秦中創設桑綿局由浙西募蠶師以  
往灞澹涇渭閒蠶事大興陝人所謂譚公綱由公始也  
又濬鄭白渠修灞橋以收八川之利當是時關輔初定  
膚積空虛而邊事未艾軍需尤亟省垣舊設官錢之肆  
部頒鈔版由藩司月印萬紙以給軍饟官奉及商賈懋  
遷之用而圖法日壞公整紛剔蠹剖豪析釐鉤稽出入  
不使有秒忽之濫行之暮年軍府饒裕乃請停官鈔泉  
布流通民間便之及公由陝藩開府郡縣積穀逾數百  
萬石而藩庫之銀溢於舊者六十萬皆累年所節省者

也別儲之戒勿動已而秦中大無卽用穀以食餓者又  
出銀買穀以繼之雖饑不害公之力也其時山東山西  
河南皆赤地千里 天子爲之聽朝不怡發內帑之

金畱南漕之粟猶不足至鬻爵以贍之而三秦寂然若  
無其事者臺諫諸公不得其詳總總焉議公之膜視而  
不顧噫曲突徙薪洵不如焦頭爛額哉公過詒經精舍  
與樾語偶及之樾曰活千人者封子孫公所全活豈止  
千人乎此公之功在閭閻也及公之撫浙也距守杭之  
日遠矣而十年前舊牘猶能覆舉百不一失清理庶獄  
稽核荒田整飭鹽綱汰除浮費具有條理下車三月巡

歷沿海郡縣慨然歎曰浙亦東南海疆一門戶也守土  
吾職其敢忽諸乍浦澉浦鎮海定海溫台諸處故有瞭  
臺公一一履行其地圯者修之未得地勢者徙之孤峙  
海口者增建以翼之 國家設兵有定額兵之外佐以  
民力則曰勇公於綠營之兵選其精壯者教誨而調一  
之勇則汰弱留強又募台民之趨卞者爲新營營五百  
人咸豐以來楚軍舊制然也水師則有裁有併船數人  
數類若畫一蓋自公至浙而浙已隱然有金湯之固矣  
士大夫懼怯者惡聞兵革其銜膽自厲者又空言無實  
用公不動聲色隨在有備而不使人知我之有備其智

深勇沈何如哉異時

天子或有事四夷則執爨前

驅敵鎮禦侮惟上所命非獨爲浙東西綱繆牖戶而已  
此公之功在海疆也公始以文學受

主知咸豐中

大考翰詹公名稍居後

文宗親擢置前列在翰

林時屢主文衡門下備三鼎甲鍾君駿聲歐陽君保極  
余君聯沅士論榮之圖籍之外無他嗜好犀軸牙籤充  
箱照軫先達著作躬加題帖或付剞劂以廣其傳浙江  
西湖 文瀾閣爲度藏四庫全書之地兵燹之後堂構  
撓頽皓壁丹柱風斑雨駁乃鳩工庀材鼎而新之以千  
金購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尊藏閣中行將訪求墜簡使

還舊觀又以宋史蕪襍文未該備李燾長編繼美涑水  
北宋事實具見於斯爰出巨賞鏤版行世妙選英俊以  
任校讐兩浙之士負素挾冊而來如登龍門之阪或疑  
時方多故此非所急然古人如祭遵之雖在軍旅不忘  
俎豆伏湛之倉卒造次必於文德豈淺見所能測哉此  
公之功在藝林也懋以部民忝與賓筵之末辱有周旋  
之雅竊以爲公之服官本末有國史存人倫之盛有家  
乘在不必以詹詹小言瀆陳清聽故特舉其大者四端  
自附於四子講德之義公倘不以浮辭而擯之則異日  
由七八十以至期頤延洪納祉山崇川增懋之所以壽

公當更有進於是者此猶中和樂職之首章也

鄒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代

浙東西皆擅山水之勝而吳興尤以清遠著稱爲浙西名郡己卯夏湖州太守缺官大府以爲一郡領方非兼劉興長才斐邈清才者未克勝任愉快也颺言於

中朝請以鄒某甫觀察往攝其事於是朱轡之車銅虎之符翺翔於下菰高弁闕而茗讐之濱頌聲作矣是歲之秋爲尊慈張太夫人七旬設悅之期將登會景之樓張幔亭之宴採日精之秀侑眉壽之觴士大夫之與觀察游者咸願爲詩歌以介之爲文詞以張之然而玉笈

金箱之記翠嬀元扈之冊固有識者所嗤鄙非所以增榮益譽也切人不媚敢不避席而擇言乎惟太夫人固方氏之祥女也資政張公與方氏有連同業禹莢往來其家見其明嫿際惠心愛之請以爲己女乃姓張氏其歸贈資政公也年二十有三事君舅君姑得其歡心家事悉委之篋積褻縵具有條理處先後築里無閒言贈公性至孝感詩人白華華黍之義夕膳晨羞必豐以腆又以兄苞香先生慕於陵灌園之潔築室於野爲人外遊慮其不給於鮮時以珍饌詒之太夫人韭菘梅蘇躬自簡閱推甘讓美施如也方是時江南猶承平巨家漿

酒藿肉雕椽而爨之習以爲常太夫人雖生長華廡而  
屏去珍鬢躬操井臼有桓少君風以贈公體羸多病稱  
藥量水必躬必親不假手鼎爨竈妾十許年如一日也  
贈公負經世才以佐饒功得丞一縣其族祖壯節公素  
所器也敦勸出山太夫人曰夫子體弱於繁劇非宜青  
袍黃綬聽鼓應官豈若休神家術之爲美哉且一命之  
微射鴨哦松於世無濟范文正有言不爲良相則爲良  
醫夫子精於醫者也若本四然二反之理治十起九其  
爲利益不甚宏歟奚以仕爲贈公趨之竟謝不出有求  
醫者必應之貧者輒予之藥物每瘡一人太夫人喜曰



今日不虛度矣及庚申之亂贈公奉父避居於鄉遇耦  
沙之盜探囊發匱空其所儲茅居蒿牆樵蘇弗繼意必  
誦雍門子之言昔富今貧以爲太息而太夫人陽陽如  
平常俄一日贈公爲人治疾去二十里外而城中之賊  
出掠於邨聚太翁年八十五矣聞變率里中練士以出  
寡不眾敵隕焉未幾鄰里諧習之眾悉至賊籠東散去  
而贈公歸枕股號慟涕泗愷懣若不欲生雖經太夫人  
力勸稍稍納水漿然自此鬱悒侘傺戚戚無懼夢寐之  
中時呼殺賊鼠思泣血卒以不起太夫人撫觀察而恻  
憫之曰爾祖戕於賊爾父以齋志不遂晦忽實絕夫不

共戴天禮有明訓汝誠丈夫也宜力爲

國家殺

賊以報私讎毋碌碌久居牖下也觀察於是投筆而起  
歷佐省三劉公琴軒潘公戎幕先後六年轉戰齊楚燕  
秦皖豫吳越閒身屢典軍擧旗者數矣其後諸賊以次  
削平靡城漸邑若撥羶然而觀察實親履行閒躬與其  
事每禽名賊必手刃之同儕皆笑曰悍人哉不知觀察  
之公憤私讎人鬱於中至是而逞也大亂既定乾清坤  
夷而觀察已由太守涉監司錫用二品之冠大吏知  
其才也咸委重焉嘗奉檄權蘭溪之稅踰年而權衢州  
又踰年而權溫州又踰年而筦省會總局剖豪析芒部

分如流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其行已也奉太夫人見利  
思義之教不妄名一錢身處脂膏不以自潤古之人遺  
絲藏閭駒犢還官不是過也宦轍所至必奉版輿以臨  
之太夫人流連山水温乎其容編戶之氓婦人豎于咸  
來瞻拜載色載笑飲人以和或以疾疢告則青麩之散  
絳雪之丹手自封題告以方法其在蘭也有棄嬰兒於  
河者惔然傷之命觀察設保嬰之會籌經久之費予乳  
予餼全活無算其在温也謂觀察曰天民之窮者有匹  
而養其尤也可無以恤之乎觀察敬諾温州清節堂之  
設自是始也比年以來晉豫大無太夫人聞而傷焉悉

出所蓄以助輸粟一家化之雖諸孫中之幼穉者亦手  
奉瑜珥瑤環以裨益其數所謂天布者歟夫美意延年  
茲理不爽太夫人樂善如此宜乎永膺多福富壽宜家  
上承翟弗之 恩內極庭幃之樂愛女在側無持謹  
之戚諸孫滿堂有含飴之喜裘開第八而神明不衰百  
歲期頤可以操券某等幸與觀察同官敬獻此言爲太  
夫人壽青夔戒節黃華延年想太夫人必欣然一酌烏  
程之酒也